

世界情勢

各地風光

生活文化

科學見聞

APR 27 1941

吾友

散文戲劇

名著譯述

信箱特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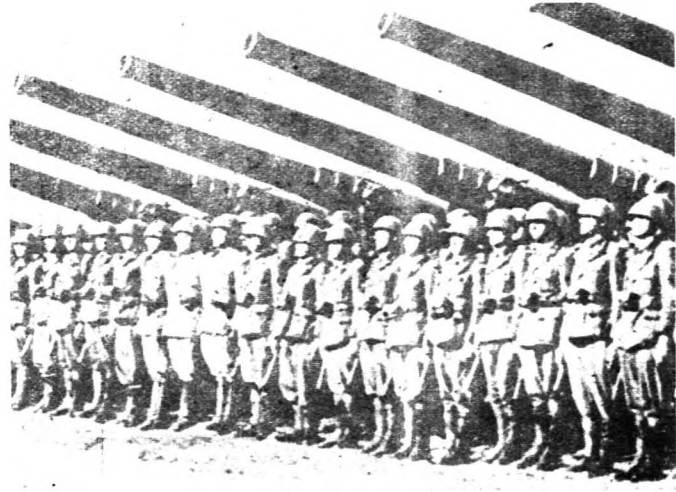
語文練習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發行 每禮拜一四七日出版

意大利未完成的傑作

德、義、希、南、英五國在巴爾幹開始混戰以來，勝負雖未顯然判明，但據連日戰報看來，南斯拉夫似已無力防守，英希兩軍亦難抵禦勢如潮水之德軍。希臘境內雖多山地，利於防守，而不利於德軍電擊戰術，但在義希戰爭之後，希臘軍隊已是疲弱不堪之狀，再與新銳之德軍相遇，力不能敵，自屬難免。至於在希境登陸之英軍，為了防禦英國在巴爾幹的最後勢力範圍，或將死力奮鬥，給予德軍以相當打擊，但英國如企圖以希臘為根據地，在巴爾幹上獲得軍事勝利，維持英國在巴爾幹上的勢力，其艱難尤甚於德軍對英之登陸作戰。

這次巴爾幹戰爭，可以說是德軍與英法聯軍在法朗德一役以後的德英第一次血戰，也是此次歐戰中最大戰役之一。本來，巴爾幹這幕紛爭是可以避免的，假使意大利能夠早日以勝利結束對希作戰，獨自解決了巴爾幹的問題。但是，事實說明了意大利於同一時間內在東非和巴爾幹分別對英希作戰，很難收到雙管齊下的效果。因之，德國不甘袖手旁觀，英國對希也難坐觀成敗，巴爾幹的戰事就在這種情形下勃然興起。其結果，南希兩國固不免作城下之盟，英國勢力也將從此退出巴爾幹。所以，義大利未完成的傑作，將由德國繼之完成，而實際上吃虧的還是英國。



→ 列整隊形而待英索里尼檢閱之義大利重砲隊。

第一卷 第七十三期 21. 4. 30 No. 37 每册售價一元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英利器之一，急降寇式轟炸機。

友吾

，損失也必定很大。

由大批轟炸機和戰鬥機所組成的天幕，究竟有無效果，却有待於英國空軍抵禦的力量以爲斷。關於德國空軍的實力，至今還成爲一個辯論紛紛的問題。上年九月裏，德國第一線飛機有二萬架，如果以每月生產二千架的速率來計算，到今年四月第一線飛機可增至三萬二千架。所以，德軍如對英進攻時，至少可發動二萬五千架至三萬架的第一線轟炸機和戰鬥機。

英國飛機的生產量最近雖然相繼增加，但在上年九月裏，第一線飛機僅有五萬架。除去作戰損失的不計外，加上本國製造以及自美輸入飛機，在今年四月裏，第一線飛機或可保持一萬架左右。

希特勒的兩種武器

，却是最困難的問題。

在德軍剛一發動的時候，損失還不至十分重大，但是戰況到了一個相當的程度時，滿載着武器與軍隊的德國運輸艦必遭空軍中的轟炸，同時，英國沿岸的砲火也一齊射發。在這時候，船上的德國兵士將束手無策，即令其到達多維爾海岸，

，但並不能完全控制英法海峽。上年八月裏，德英空軍激戰的結果，德機數目難以四比一超過英機，但其損失量也超過了英機。原因就在於數量較大，駕駛員缺乏沉着應戰的良好氣質。

但希特勒所認爲最有效的武器是苦心竭慮所製造的「E」型和容克 Ju-88 式垂直降落轟炸機。E 船是一種最輕快的魚雷船，船長七十英尺，可以攻擊掃雷艇及商船。其航速，裝甲，與船上設備均超過英國小型艦。可以說是英國在海上的勁敵。容克號垂直降落轟炸機，在上一年一月十日，曾在西里島附近炸沉英國驅逐艦一艘，九千一百噸巡洋艦一艘，並三萬三千噸航空母艦一艘。這種垂直降落轟炸機確是英國一個最大的威脅，且無與此對抗的武器。

防空砲火無效

從英德空戰中所得到的一個新的教訓，就是防空砲火缺少實際效用。同樣，倫敦週圍的防空汽球，如果認爲是一種點綴品，也不是誇大之詞。這兩種防空武器所以還能在的原因，不過是安定人民的心理，增加人民的自信心。說到實際效果，可謂絕無僅有。舉例來說，上年八月三十日，在多維爾海峽沿岸，英軍共有二十三架防空汽球。在當日上午七時三十分，德機於二十分鐘之內完全將其擊落。所以，防空砲火和空中擊留汽球的實際效用，不過是穩定人民的心理；真正防空的武器還是飛機。

英國的防備

英國目前所最感缺乏的武器，除去飛機之

外，還有重砲，重坦克車，以及破壞坦克車砲。這幾項武器也是美國所缺乏的。不過，我們所可預料的一點，德軍在橫渡海峽以及登岸之前的時間內，必定蒙受很大的損失。即令德軍能够登陸，但在中途受傷的兵士必定佔着很大的數目，總結起來說，我們可作以下的推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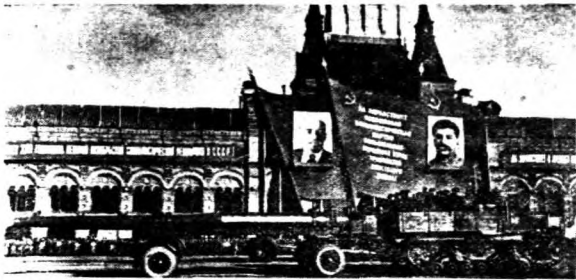
- 一、德軍完全勝利須取決於登陸作戰的成功。
- 二、防守與攻擊均係最危險最艱巨的工作。德國不欲輕舉妄動；英國更不敢疏忽防務。
- 三、假定德軍登陸成功，必須克服陸地的英軍。
- 四、德軍果能於登陸之後戰勝英國陸軍，但尚須消滅英國海軍。
- 五、德軍於開始進擊前，必須抽調駐守各地的坦克車隊及機械化部隊，集中於法境布倫港。因此，佔領地區之防務不免空虛。

↓ 英利器之二，最迅速之 E 型魚雷艇。



蘇聯軍隊的透視

已逐漸傾向於獨裁化



蘇聯陸軍重砲隊於五月遊行中在紅場進行之狀。

蘇俄的動向及其所處的地位，在現階段的戰爭中，已屬撲朔迷離，莫測高深，而最使人認為神秘不可解者，就在於蘇俄龐大陸軍的戰鬥力究竟如何這一個問題。

在某一種程度上說，祇有實際作戰後可以證明一國實力的強弱。蘇俄陸軍尚未經過大規模的戰爭，實力究竟如何，就成爲一個有待解決的謎語。但各國對於軍備，一向嚴守秘密，而蘇俄尤甚。

從使國外人無從得知其極概認爲一致道蘇俄軍隊實力，祇有史人。蘇俄軍隊的標準，與推斷其他各國陸軍所採取的標準。

是不能混同的，因爲蘇俄是一黨專政的國家，而各別加以觀察。但是，一般流行的觀念都認爲蘇俄紅軍的實力是異常雄厚的。造成這種觀念的原因是蘇俄本國對外的宣傳，以及國內外對於蘇俄軍隊的過分誇獎。同時，更因爲蘇俄紅軍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間擊潰了反革命勢力的敵軍以後，直至現在，二十餘年之內，未經過任何重大戰爭，軍力充沛，資源豐富，自屬最爲合理的推測。

在這次歐戰裏，蘇俄對芬蘭的作戰，預期可於短時間內凱旋而歸，至少說，其所需之時間，比較德軍進攻波蘭更爲縮短。蘇俄政府並認爲調遣精良的軍隊，使用重量坦克車和大砲，以及大量的飛機，殆爲事實所不需要。但因地勢與氣候的關係，征芬軍隊遇到意外的困難，於是，在第二道戰線上的蘇俄軍隊，乃以駐守遠東斯德恩將軍屬下最優秀的強悍軍隊相當之。用於突破芬蘭戰線的機械化部隊以及蘇俄本國製造的飛機，衝破了頑強抵抗中的芬蘭雪地戰鬥隊。蘇俄出兵以迂迴的作戰策略代替了集中的隊形。如此，勇敢的軍隊更發揮了作戰的效力，而以勝利結束了雪地進軍。

蘇芬戰爭方酣時，外傳蘇俄軍隊紀律甚壞，軍容欠整，常常用「紅色暴徒」來譏諷現代化的紅軍，這種是抱着偏見與憎惡心理的說法。根據駐芬國外通訊記者及巴爾幹各國，尤其是比薩拉比亞的從軍記者們的報告記載，蘇聯軍兵士的紀律尚稱嚴整，對於戰爭地帶內的居民，無粗魯野蠻的舉動。這種態度，原是一個「以黨治軍」的國家下訓練出來的兵士所應該具有的。

自蘇芬戰爭以後，蘇俄軍隊的内部起了很大的變化的。

蘇聯之俱樂部軍紅



大的改變，目標的改變，就在提高軍率。效率。工人。爲人。身的。濕羅。希洛。夫將。軍。的。讓其職位與梯莫辛戈將軍——一位職業化的軍人指揮並監督蘇俄軍隊及士官的所謂政治委員，在軍事計劃及作戰策略上，本應佔着很重要的地位，但在這次戰爭中，政治委員對於進行作戰的貢獻，遠在預料及一般人所希望者之下。所以，減縮這批政治委員的實權，也是蘇芬戰爭後的一種結果。已往蘇俄兵士及下級官員可以批評高級將領，但自蘇芬戰爭後，批評高級將領的特許權，就被停止了。這是蘇芬戰爭後的另一種改革。

梯莫辛戈將軍改進陸軍的初步工作是減少軍事理論科目，增加實地作戰演習。這種改革確能適應蘇俄陸軍的需要，也正反映出蘇俄軍的弱點。

吾友合訂本第一號已出版！
軟皮洋式精裝僅收原價三元。



八爺與柳筱鳳

戈·霜

八爺病倒了！梅毒……
癱立在他床前祝禱而飲泣的，
却是他自己的女人！

久已沉寂的M城，已被新到的一班小戲的
編鼓聲，喧鬧地風化大開。

城市的上空，浮起了幾片淡紫色的彩霞；
爽連的秋風，穿透了行人的心田，舉滿M城的
地伶——柳筱鳳——蝴蝶般的翩翩地步出她的
飯店，走到距店不到一里地的安樂戲院，微風
吹動着她的頭紗，如含苞未放的花朵兒似的灑
酒。

悠閒的商人，少爺，小姐們坐在那空氣污
濁光線不足的戲院中的窄窄樓座上，伸着脖子
，目不轉睛地望着台上花枝招展的姑娘們；當
柳筱鳳快要扮演大軸子的時候，座兒早已賣滿
了。

八爺聊着黑色棒狀的呂宋煙，蹣跚蹣跚地
走進院門，更換上一付喜悅自豪的面目，坐在
二排的中央，幾個具有勢力眼的白衣使者，接
過八爺的袂大衣，又接着給八爺沏了一壺小菜
，灑了四碟乾菜，打了三把酒有香水的小毛
巾。

觀衆紛紛議論八爺的荒唐史；有的顯出嘲
笑與譏諷的態度，伸伸脖子，望了望八爺的這
一套場面。

壓軸快完了，台下漸漸嘈雜起來，筱鳳的
大軸子就要眩耀在觀衆的面前。八爺更顯出急
不可待的表情。
一個扭扭妖艷的姑娘，於掌聲雷動中出現

在萬人注目的戲台上，頃刻間台下的秩序肅然
地平靜下去，八爺又特別的鼓出好像放機關槍
般的掌聲，筱鳳不時地睨視着二排上的當中，
若不是在衆人監視之下，恐怕她就要跳下台來
偎在八爺的懷裏了。

八爺搓着因放機關槍而紅腫了的掌心，嬉
皮笑臉地望着台上的仙女，台上的秋波也一個
個地送到八爺的網膜上，八爺却在吐露着放光
的金牙，洋洋得意地作着鬼臉。

散戲後，八爺照例地踏進後台去睇姑娘們
的下裝；而被風要貧嘴。作着「八爺有錢」的表
情，去接受小姐們的恭維和被風的嬌媚。

八爺和筱鳳的愛情約有半月的歷史，並且
在金錢上已經奠定了愛情的基礎，取得了筱鳳的
歡心。八爺的心中早已承認筱鳳爲「人間仙子」
，大約除去她便沒有美人了。筱鳳也認爲八爺
是一塊肉，是活財神爺。八爺吸天煙，筱鳳會
打泡。八爺好打麻雀，筱鳳也湊合一手，八爺
喜開花，筱鳳會跳舞弄姿，八爺的生命財產早
已把握在筱鳳玉掌中了。

八爺的自由確有些出乎範圍了；筱鳳的旅
店幾乎變成了他的家，他在筱鳳家住了不少日
子，因爲他是個父母雙亡的獨生子，所以只有
他的髮妻來擔心他的行動。究竟女人是富於情
感的，好意的規勸也打不動八爺的心弦，又因
爲他是大排行在第八的寶貝兒，堂兄堂弟們也
只有坐視他的墮落。

一個金光輝煌的早晨，葉大夫的包車停在
八爺宅子旁的下馬石邊，素日坐視他墮落的哥
兒們，也出現在八爺的門前。街坊們交頭接耳
說着：
「八爺染病了！梅毒！」
「活該！錢燒的！」……
「自我的！早就該這麼着！」……
各具有着怨恨，嫉妬，惋惜，痛惡的面孔
，聽聽的眼皮。

八爺輾轉在病榻上將近一禮拜，他呻吟着
他的不幸，但他却忘不掉送給他梅毒的柳筱鳳
。他躺在被窩裏閉着眼睛，腦中不斷地一幕
一幕地映出他與筱鳳的往事，似乎還聽見她
小鳥依人，清脆悅耳的歌聲。當他用力睜開眼
睛時，見到癱立在他的床前祝禱而飲泣的，却
是他自己的女人。

八爺的病漸漸地惡化起來。他的腰圍，鼻
尖都映着粉紅色的「梅花瓣」。已經硬化的手指
上腫起紫紅色的濃泡，現在的八爺只是比死人
多出一口氣，還沒有死人那麼安適自在呢！他
女人喂他飯和藥，好像一隻小綿羊似的守在他
的床沿；不嫌他醜，不怕他傳染，表示出對眼
睛凝視着，流出四行酸苦的熱淚，表示出生離
死別難捨難分的心神。

「罪惡的功債就是死亡。」八爺的腦子裏
充滿了死的恐怖。鴉片煙是絕對提不起他的元
氣，神藥也改不破毒癮的孽障，濟公薩凡也是
罔效，一個溺於淫樂而不知悔改的青年，就這
樣與世長辭了……

柳筱鳳穿上不知何人給新購的戲裝，一如
昔日的忸怩在衆人眼裏裏，理其舊業。散戲後
，又有一個與八爺行動相似而面貌不同的青年
，混入在她那香艷迷人的氣氛中：
M城的居民們都異口同音地說：
「八爺倒了！柳筱鳳好了！」

在頤和園裏

春神展開了輕柔的紗翼，飄然的籠罩着大地，在這海棠紅了枝幹，細柳綠了梢頭的時候，人們正好郊遊，於是我們決定約請這一批新的稿友，到頤和園去開聯歡會。

在本月十三日的上午，稿友們都齊集本社，鐘敲過八點，我們便整隊出發，浩浩蕩蕩到東華門去登長途汽車。只是風姨有意作弄人，捲起遍地黃沙，迷人眼目，但是仍掩不住我們愉快的心情。到達東華門時，遠遠地就看見其他稿友們在向我们招手，他們早在那裏等待着我們呢。於是大家聯合在一起，都擠上了一輛汽車。一路無話，只是一個字「擠」！

汽車到達園門，我們舒散了一下擠出的悶氣，然後魚貫而入，轉過了山環，望見一片碧波，隨風湧起的浪頭，起伏不定，襯着沿岸的綠柳紅桃，煞是好看，我們高興極了，胸襟頓時為之一暢。我們捨不得立刻離開這種美景，於是找了一座臨湖的茶社，作了我們暫時休息所，席間時而閑談，時而外眺，真個其樂融融。十二點啦，我們開始午餐。直吃到杯盤狼藉，才整衣離席，聯袂巡幸排雲殿，拍了全體

像片以後，就沿着長廊到石舫。又到後面去參觀西太后的輪船——永和號。

太陽是漸漸地西斜了，我們坐滿了一隻頭號大船，衝濤破浪的，奔向龍王廟而去。春風激起細碎的浪花，不時的灑到我們的臉上，愉快的空氣籠罩着我們，使我們忘記了人間一切的煩惱。

葉舟登岸，到了十七孔橋，我們又合拍了一張像片，以後，找到了一座臨時會場，開始餘興，因為大家都把心放在玩上了，無暇顧及容裝，談笑間，像是多年的老朋友，這才是實現我們聯歡的真意義。

聯歡會的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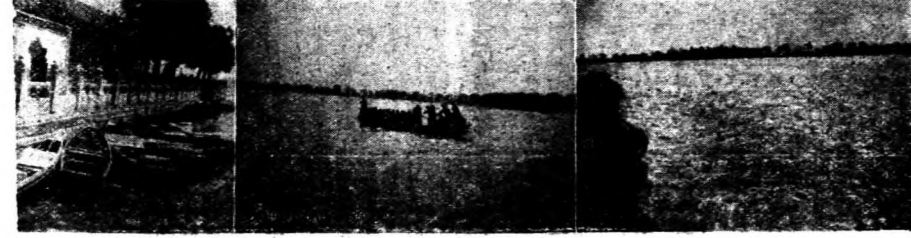
蘇捷

復活節下午兩點多鐘，頤和園龍王廟旁的一個院裏，在甬房廊下階上坐着一羣青年，歡聲笑語連續了兩個鐘頭。你道他們為什麼那樣大笑？讓我告訴你一些吧！你也可以約幾位朋友玩一下。

直玩到下午五時，才盡興而歸，於是第三次稿友聯歡會，也就圓滿閉幕。的確，郊遊是鍛鍊身心的一個良法，尤其是對於整天低頭寫稿子的文人們，更是有許多好處，同時由於這次聯歡會的結果，使我們感覺到，這樣很容易使朋友們的感情融洽。所以我們以後的稿友聯歡會，一定要循着這個特點而舉行，時時聯合我們的新舊稿友，到郊外去換一換空氣，使我們的心志與文思，能够更煥發一些，相信我們的稿友一定也有這種同感！

滑稽而不傷大雅。大家寫完後，把紙條都混在一起。隨便抽出一個名字，地點同動作，是誰的名字誰就重懲罰，果然法令森嚴。最可笑的，要算胡諷君的爬地三陣。在對面廊下，穿着西服皮鞋大爬了三圈。我們都要笑死啦（差一點）笑得止喘不出氣來，該看胡君的用腳跟走路了。那種走法真像龜穿木底鞋的老太太！尤其穿西服

風大中的昆明湖，白浪滾滾 ◀ 渡湖向龍王廟進發 ▶ 無人間的津小 ▶



友吾

△排雲殿前全體合影



△正福堂中舉行茶會



△我們擠滿了一艘渡船



△上舫石在



才到了。二月三日。四月十三日。早晨六時便起床了，嗽洗完畢，已經到了七點半，又忙跑到西單買了些點心之類，以便隨時治餓。當我到了吾友報社的時候，已經坐滿了一屋子的人，我真有點發怵！鐘敲九時，立刻隨着大隊人馬到東華門去上汽車。汽車站上擠滿了預備郊遊的人，我恐怕把我擠丟了。但是我認識的人，又祇有顧社長一位，於是我們兩隻眼睛總留神他的去處，直到上了汽車，我才放了心，丟不了啦！

第二個禮拜日

●小孩

我想：出了西直門就有意思啦，可以先玩賞一下郊外的春色，可是我被擠在風雨不透的人群裏，連呼吸都不能自由。直到頤和園的門口，我纔看見了川裏的綠色麥苗。園裏遊人如織，好像東安市場裏的情形。我們先到一家茶社去休息，一面低談細嚼，一面觀賞窗外美景。經過每個人的自我介紹以後，我認識了不少的朋友。一共佔了五張桌子，開始狼吞虎嚥，片刻之內，桌上的食品，一掃而光。進餐完了，我們就開始遊園。先到排雲殿，大家坐在石階上，攝了數張全體照片。之後，順着長廊直奔石舫而去。在石舫的渡頭，我們又拍了數張照片，一路笑嘻嘻哈哈，二十來個人的談笑聲，衝破了大風的怒吼。我們從石舫的渡頭登船，逆風向龍王廟進發。船資每人一角，倒還便宜。約有三分鐘的光景，我們的船停泊在龍王廟的石欄，大家順序登上石階，在龍王廟的前後左右都走遍了，最後，選定了一個幽僻的地點，開始作起「張冠李戴」的遊戲，開始作起「怪態百出」，大家樂得哈哈大笑，也不怕飛沙落到嘴裏。遊戲完了，整隊順着長堤走向園門。在疲乏與快樂的心情中，我們又聽上了汽車，回到城中。這一個禮拜日的浪遊，真是我夢寐以求不到的。希望我們在將來還能有時常見面的機會。

要高君學大登殿十三咳，他却一咳兩咳的數了十三咳，方法妙妙，巧的是陳君的拿大頂，果然滿不含糊。要叫我得了這一條，那可精心了。根本就沒會麼！小孩，大孩，王太太的唱歌，都是很動人的，我們聽得唱歌，讓笑得疼的腦子休息一會。范君的騎着走，一越就够笑的了，兩趙幾乎使人笑哭了！表演睡覺的，先後有張君，盧小姐，孫小姐。往院子中心一躺，立刻起來了，那真是睡的麻利醒的快！最便宜的，要算潘君的吃糖，竇君的蹲兩分鐘，同傅小姐的咳嗽。朱君向我們脫帽行三個九十度鞠躬禮，我們只受而不答禮，便宜我們了。我正口渴，得了個喝水的條。汽水呢！沒有，湖水呢！不能喝。使我設法喝水，於是我說個「三星白蘭地」的對聯請大家對對，果然有白蘭地可喝，不喝水也罷！是陳君對爲「五月黃梅天」。字字針對，果然工整得很！

△上舫石在 上橋孔七十在



△號和永船輪的后太西觀參



論「空虛」「含混」「無賴」之類

吳樓

讀唐瘦的投影集，他在序裏寫道：「去年，有一位朋友曾說，我近年來的雜感，漸漸地有了散文的傾向，而且還以為這是生活磨折的結果。」……云云云云。

這「雜感」也就是「雜文」的東西，如果我的記憶不錯，其始作俑者，大概還是已經死掉了的魯迅先生。不過「學者」們是怎樣的想法便不敢斷定，因為他們是那樣的精於「考證」，差不多現在有着的東西都已是「古已有之」的了，早已證明了並非是什麼新貨色，說不定這「雜文」也是「古已有之」，可是在我的記憶裏，這「雜文」也就是「雜感」的東西，被人注意而在文壇上有了確定的地位，則實在並沒有幾年。

五四時代在北京被青年們熱愛的刊物是小型誌和報紙的副刊，——「語絲」和「晨報副刊」。此外是一九二五年以「青年雜誌」創刊，之後又改了題名的「新青年」。好像那時頗少現出這樣文士的鉅著，而對於黑暗社會和腐敗思想進攻的武器，則多是匕首和標槍。在這內褲裏獨具一格而出現的，是魯先生的「雜感」。

好像他自己也說過，中國人需要「韌性」；這「韌性」，就是永沒有完結，和不要折斷的意思罷，所以他拿了藤條作比，雖然是折彎，而仍舊會直起來的。我們便看見這勇士以匕首通過或人的意識而向一切應該改革和掃掉的習慣與垃圾搏鬥。碰了「壁」就再碰，說了不動就再說。對於那些自以為是學者的，而塗了粉臉騙人的紳士，則是向他們臉上沖清水，洗掉假作的仁慈；刺落他們的燕尾服，使他們露出可笑的屁股。當然，這就來了譏笑，辱罵，恐嚇和哀求，然而由於青年讀者的同情和擁護，也正顯出了這匕首和標槍的力量。

所謂「正人君子」，其實也是頗為「無賴」的，不過是戴着正義的面具，在那裏假作老虎而已，偷把這虎皮剝掉，便會露出了他的狐狸尾巴。甚至由於主子的趨勢，他也會向曾經辱罵或損害了的人搖尾乞憐，所以我們這國度的人畢竟聰明，這不過是一時的「忍辱」，你等他找到新主子，他會比上一會咬得更利害了。

此後魯迅先生的工作一直繼續下去，像一個辛勤的園丁剷除花園的雜草一樣，在廣州廈門和上海；尤其是上海，用雜文把那些文場的名士開了刀，或者說是他們拿魯迅開了刀也好，總之是在讀者的眼前露出了各個的嘴臉。——這工作其實也早就被人們注意了，相同的意見培起了有力的友軍，當然也來了反擊，那就形成「自由談」的興盛。後來竟惹得編輯先生不得不掛出「多談風月」的牌子，這和茶葉的招貼一樣，「衣物自理，少談國事」；是說少說話，不惹「不方便」了。可見這雜文不是「順民」的東西，至少在正人君子那裏是這樣的想着。雖然也有幫閒的學者在那裏反串，然而看起來是無論如何也不如「妹妹我愛你」呀，「茉莉花放着醉人欲醉的香味呀……」之類。散文來得順眼。

這因為它是戰鬥的，有它，就有它的敵人。它無法無病呻吟，它也沒有「中庸」——沒有美麗的詞藻，就無法蔽飾它的用意和對象。匕首，總是亮燦燦的；而美，是由於它的銳利……。

當然，和一切別的新東西一樣，馬上就來了圍剿，可是草木的生長也總是草木的生長，雜文的集子印出來了，也出版了雜文雜誌，——遠在日本的月刊「雜文」。自然，牠有了雜文作家。

唐瘦君便是這「雜文作家」(這在正人君子們看來是不值一笑了的)中之一人，他寫了很多的東西，那些掙扎和呼籲。甚至有人疑心他是魯迅的化名。自然，這也是才子文學家們的事，因為也只有他們才會具有敏銳的嗅覺。可是唐瘦也印出集子來了，那就是上文提到的投影集。

這投影集一共收集了四個年份的文章，自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九年。末尾這一年裏只有文章四篇，然而有一半倒是生活的追憶。自然，誰也有權利想想自己的，而且，通過了私生活也可以真切的看到那生活背影。可是這東西它總不能像雜文似的使人讀了感動罷，因為它沒有明確的指出它的對象，而那對象只是暗示給讀者的隱隱的一片，也許讀者體會到是誰迫害了他，然而也許有讀者會感到只是空虛的罷。這或者就是作者在序言裏引用的他的

樓上西餐部
設備款式招待週到

亞北號

糖菓麵包冷食點心
物美價廉
電話叫貨上馬送

西單北大街路西

電話西(二)一三三號

專畫美術案 專設頭飾裝
專備器具宣傳 專刊報紙廣告

美商廣告社

西一三一〇〇

My Friend

On Staying Young

Maurice Maeterlinck

At the age of 60, I thought myself approaching death. My mind seemed to have lost its alertness, its interest in new ideas, its capacity for work; I felt—or imagined I felt—physical indications of the body's last weariness. It was as if a veil had dropped between my eyes and all the color and beauty of the world.

Today I am 78. The harmony I now feel between body and mind would have seemed a miracle to me when I was 60. I know it is nothing of the sort. It is simply this: If the mind is young, the body is young.

I did not learn that myself; some one taught it to me. It is to him, perhaps, that I owe my life today.

One morning I went for a walk along a country path. Across the fields I saw a farmhouse, a pleasant-looking place that held out an irresistible invitation for the passer-by. A boy of ten ran out as I approached, and presently we were talking together on a bench beneath an old apple tree.

Soon, above the boy's sprightly chatter, I became aware of a voice from the cottage—a woman's voice, querulous in tone. I looked at the boy, and he smiled broadly. "That's Mother," said he. "She's arguing with Granddad."

"Why?" I asked.

"Oh, because he wants to go to town to see the new fire engine but she says he'll lose his way or be run over or something, and she says it's silly anyhow." He gave an excited little hop. "But I want to go too, and Granddad'll take me, you watch!"

At that moment, scorning further argument, Granddad stepped through the cottage doorway. He was a very old man, but with lively blue eyes and a frisky manner. He nodded to me pleasantly, and I told him I had stopped to rest awhile, if he did not mind.

"As long as you want!" he said. "It is nice place to sit. A good view, don't you think? I'd like to stay and point out some of the interesting things around here, but the boy and I are off for town, and we'll miss the bus if we don't hurry."

I asked if I might walk to the corner with them. "Come along!" he said; and off we started.

I glanced back and saw the boy's mother standing in the cottage door. There was an expression of melancholy foreboding on her face and she shook her head disapprovingly. It occurred to me that I had recently seen that same expression somewhere else, and then the sudden realization startled me—yes, in the mirror that very morning, and the face was my own.

Maurice Maeterlinck 是比國作家，曾寫 "The Blue Bird" 而成爲世界著名；approaching death 接近死，形容 myself；nothing of the sort 決無此事；held out an irresistible invitation for the passer-by 若直譯則爲：對於路過的人發出一個使人難於拒絕的邀請；to be run over 被車碾斃；It occurred to me 我想起。

留住青春

陳 礪譯註

當我六十歲的那年，我以為我離死不遠了。我的心靈似乎已經失去了它的活潑，失去對於新穎思想的興趣，以及工作的能力；我感覺到——或想像感覺到——我的身體最後疲勞的生理現象。在我的眼睛與世上一切的神色之間似乎垂下了一幀帳幕。

如今我是七十八歲。現在我所感到的肉體與心靈的調和，在我六十歲的年齡時就會像是一種奇蹟的。我知道決沒有這樣的事情。祇不過是：心若不老，身體也就不老。

我本來並不明瞭這個，這是有個人教給我的。我能够活到今日，也許是應該感謝他的。

有一天早晨，我沿着一條鄉間的路上閑步。穿過幾片田地，我看見一家農舍，這是一個看來很愉快的地方，使過路的人不由得要走向前去。當我走近去的時候，一個十歲的孩子跑出來，他就坐在一棵老蘋果樹下的凳子上談起話來。

不久，在這孩子高興的談話聲之上，我覺得聽見由小屋中發出來一個語聲——一個女人的語聲，帶着抱怨的語氣。我望望那孩子，而他快快地笑了。「那是母親，」他說。「她在和祖父爭論呢。」

「爲什麼？」我問。

「哦，因為他要到城裏去看那新救火機，可是她說他會迷了路，或是被車碾斃或弄出別的事情，而且她說無論如何這是他的糊塗。」這孩子激動地略微跳躍了一下。「可是我也要去，祖父會帶我去的，你瞧着！」

正在這時候，那位祖父不屑於再爭論，就由小屋的門口走出來了。他是一位年紀很高的老人，但有一對活潑藍色的眼睛，和歡躍的神情。他很高興地向我點頭，於是我對他說，我在這裏休息了一會，他不致於介意。

「祇要你樂意，你儘管歇着！」他說。「在這地方坐坐是很好的。景緻不錯，你想是不是？我很願意留在這裏，把附近有趣的東西指點給你，可是這孩子和我要到城裏去，我們若不快走，就要趕不上公共汽車了。」

我問他我可否和他們同走到那角上。「來罷！」他說，於是我們就動身了。

我回過頭去瞥視一眼，看見那孩子的母親站在小屋的門口。她的臉上預示着一種憂愁的表現，失望地搖着他的頭。我想起我近來在什麼地方也曾看見了與這同樣的表情，隨後我忽然明白而使我吃了一驚——對了，就是那天早晨在鏡子裏見到的，而那正是我自己的臉。

ロシア哲人ドストエフスキイの父と母 吉田絃二郎

モスクワの春の夜は静かな寺の鐘の音に更けて行つた。こゝはモスクワの国立病院の官舎の一室である。

軍醫の軍服を着た殿めしい顔の中年の男はストロヴの前のソファに腰を卸したまゝ、さつきからしきりに獨逸語の本を讀んでゐた。軍醫はいかにも子煩悩らしく、時本を讀んでゐた視線を、ストロヴのまはりに集まつてゐる二人の男の子と、二人の女の子の方へ向けては、微笑むこともあつた。兄の方は給を書いてゐた。弟の方は佛蘭西語の文法を暗誦してゐた。

その佛蘭西語の文法を暗誦してゐる少年こそ、後の近代ロシアの大文豪。ドストエフスキイであつた。父と向かひ合つて坐りながらやさしい母が毛織の編物をしてゐた。母の膝に二人の姉妹たちが積木をして遊んでゐた。突然一臺の馬車があわただしい轆の音をさせて玄關の前に立ち停つた。馬車の中からは田舎の田舎の監理人がころがるやうにして飛び出して来た。

「旦那さま、奥さま大変な事になりました。ドロヴオイエのお邸がすつかり燃えてしまひました。」

「何だ、あの田舎の家が全燃したッ！」

「まあ、どうしよう！」
「旦那さま、あなたは實にドストエフスキイ家の唯一の財産だつたのである。子供たちが大きくなつたら父も母もドロヴオイエの邸に歸つて晩年を静かに送る考であつたのであつた。だから監理人の話を聞いた刹那、父や母が驚いたのはいふまでもない。しかし次の瞬間、父と母はキリストの御像の前に跪いて祈つた。『神さま、あなたがわたくしどもにあたへ給ふすべての試練に打ち克ちますことのできますやう、わたくしどもに強き力をおめぐみください！』」

それから父は監理人に言つた。それにしては誰も怪我一つしなかつたのは神さまのおめぐみだ。ありがたいことだ！
父も母もすつかり神を頼つてゐるらしく、平常のやうに静かな祈りをつづけてやがて眠つた。

その折の父と母の静かな敬虔な態度が多感なドストエフスキイの心を強く打つたことはいふまでもない。後年かれが悲境になやんだをり、かれはいつも當夜の父と母の敬虔な姿を思ひ出すことによつて自らをばげました。

俄國哲人安斯多夫斯基の父母 胡謨譯註

莫斯科の春夜に沈靜の廟堂の鐘聲裏に已經歩入了深更。

這是莫斯科國立醫院官房的一個屋子。一個面貌嚴肅身著軍醫服裝的中年男子坐在火爐前的沙發上、由方才起時的讀着德文書。看起來、這位軍醫好像是一個喜歡小孩的人、他時時把他讀書的視線轉向在火爐週圍的兩個男孩和兩個女孩的身上、有時還發出微笑。哥哥正在畫畫；弟弟正在默念法語文法。

這位默念法語文法的少年、就是後來俄國的近代大文豪安斯多夫斯基。坐在父親對面的慈祥的母親正在編着毛織品、兩個姊妹正在地毯上玩着堆木戲。忽然一輛輪聲慌張的馬車在大門前停住了。解開的卸地管理人蹣跚的向車內飛奔下來。

「老爺、太太、了不得啦、達羅奧維伊的房子全都燒了。」

「甚麼！鄰間的房子全都燒了！」

「那怎麼辦！」
達羅奧維伊的房子簡直就是安斯多夫斯基一家唯一的財產。因為他們想！在孩子們長大的時候、父母便可回到達羅奧維伊的房子去、安安穩穩的度過晚年。父親母親剛聽了管理人的話、當然也是很過吃驚。

「但是、過了片刻、父親母親便跪在耶穌的聖像前祈禱道：『上帝！請你施恩、給我們一種堅強的力量；足以克服你所加在我們身上的一切的磨煉。』」

然後父親對管理人道：「房子雖然燒了、但是沒有一個人受傷、這是受了上帝的庇護、我們應該感謝的！」
他們仍像平時似的靜肅的祈禱、不久便都安眠了。多感的安斯多夫斯基看到了那時父母的靜肅的虔誠的態度、當然他的心裏受了很大的感動。以後每當他處於逆境時、總是回想他父母當夜的虔誠的神情來激勵自己。

「註釋」 「ストロヴ」火爐 「子煩悩」喜歡小孩 「向ひ合ふ」對面 「やさしい」慈祥 「一臺」一輛 「あわただしい」慌慌張張 「ころがる」滾 「旦那さま」老爺；主人 「奥さま」太太 「すつかり」完全 「いふまでもない」固不待言 「キリスト」基督 「打ち克ち」克服 「怪我」受傷 「めぐむ」惠恵 「ばげます」激勵 「自ら」自己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政字十八號

新亞藥廠華北辦事處

北京：天津：東單三條胡同一號
 電話：三東局四一六八〇九



神經極度衰弱之人
 何異行屍走肉

賀爾賜保命

心靈與軀殼之間，司連絡傳遞之職者，即是神經。苟因思慮過煩，房事過度，操勞過甚，體衰多病，以致神經及性神經鬆弛，則各部器官遲鈍失司，人生至此，意義全闕。

為國產男性賜保命之最新鮮濃厚者，專治神經系之聖品。治遺精早洩，性能缺乏諸症，尤具特效。常時服用，確能却病廣嗣，轉弱為強。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均售



Hormospermin

字仁